

热带文艺丛书

狮城狮声

林 琼



东昇出版社/热带出版社

热带文艺丛书

狮城狮声

林 琼

东昇出版社/热带出版社

责任编辑：适 民

封面设计：静 心

狮城狮声 林 琼

联合出版：东昇出版社

6001 Beach Road #02-70

Golden Mile Tower

Singapore 0719 电话：2911651

热带出版社

6001 Beach Road #02-69

Golden Mile Tower

Singapore 0719 电话：2961453

发 行：东昇出版社

印 刷：五洲印务私人有限公司

版 次：1990年1月第一版

国际书号：ISBN 981-00-1503-8

定 价：S\$ 6.00 M\$ 8.00



关于作者

林琼，原名林金拉。五十年代初，林琼就开始文艺创作生涯，一直至今，他们仍旧执着文艺的热爱，继续在文艺园圃里辛勤地耕耘着。这种埋头苦干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林琼善文能诗，尤其是散文，写来洋溢着真挚的情感。行文清新，似行云流水，隽永飘逸。近几年来，林琼几乎较少写散文与诗了。他把兴趣逐渐转移到新马华文作家与作品介绍这方面的工作上。这种工作，对于未来研究新马作家与作品，提供了系统化与第一手资料。

林琼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已出版作品有：《并蒂莲》(诗集)、《再见燕乡》、《香园随笔》、《散文集》、《飞越星空》(文坛拾粹)等书，著作甚丰。

——莫河

关于本书

林琼的《狮城狮声》是属于文坛掌故之类的书，共收入掌故及轶事41篇，评、论、叙手法并用，既保留了文学活动的一定史迹，又带有一定的趣味性。对于了解有关的作家创作以及若干文坛的动态，提供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此类作品诚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写这一系列的文坛拾碎，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除了收集、过滤与比较之外，还得加上论述与评介。我不敢相信我能做得很好，但我确已尽一己棉力。”

——原甸

710

7106

日期 卷名 借书号

710635

目 录

序号		页码
■ 1	从刘延陵谈起	1
■ 2	钟祺的逝世	4
■ 3	泡蒂的早逝	7
■ 4	以今遗著	11
■ 5	沉櫓《先生曰》	14
■ 6	从林晨《打破镜子的 女人》说起	18
■ 7	张金燕的《悲其遇》	21
■ 8	读林源河《幸福的围墙》	25
■ 9	姜凌的《你是纯洁的》	29
■ 10	李豪的《欧游小记》	32
■ 11	于沫我八本小说集	35
■ 12	小说家苗秀	41
■ 13	马华文艺史家方修	46
■ 14	文艺理论批评家赵戎	51
■ 15	关于絮絮的作品	56
■ 16	白寒作品的本地意识	61
■ 17	杏影的文学道路	64
■ 18	李向的《苍蝇集》与 《菜根小品》	68
■ 19	宋人的《长窗外》	72
■ 20	我读吴锡的《迢迢万里行》	76
■ 21	李过的小说集	80

■	22	姚紫擅写中篇小说	84
■	23	鲁白野又署威北华	89
■	24	原甸《诗的宣言》	94
■	25	文豪连士升	101
■	26	从丁彦到林臻	106
■	27	洛萍的小说集	110
■	28	宋雅的小说与编报心力	114
■	29	《南枝集》作者王梅窗	118
■	30	金礼生的《冷眼人语》	123
■	31	关于《刘思诗集》	128
■	32	史可扬的《生活的旋律》	134
■	33	老作家丁之屏	137
■	34	菲特的《心花集》	142
■	35	适民的《赞雪中炭》	147
■	36	吴蒙的《短刀》、《线外》 与《填黑》集	152
■	37	刘蕙霞：《石膏与我》	157
■	38	力匡的新诗与散文	161
■	39	艺术家刘抗	167
■	40	黄葆芳的《引玉集》	171
■	41	先传记后游记的芝青	177
■	42	后记	182
■	43	附录：昙花蜡炬话林琼 (淳于汾)	184

从刘延陵谈起

刘延陵这位老作家，是文坛的老前辈。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时候，他是新诗创作的先驱者。在朱自清所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一集里，他被选了两首新诗，而在朱自清所写的导论里的选诗杂记中有这么说：“这两种期刊里，《晨报诗刊》人人知道，不用说；《诗》月刊怕早被人忘了。这是刘延陵、俞平伯、叶圣陶和我几个人办的；承左舜生先生的帮助，中华书局给我们印行。那时大约销到一千外。刘梦苇和冯文炳（废名）二位先生都投过稿。几个人里最热心的是延陵，他费的心思和工夫最多。”从这段话里，可知刘延陵当时是最热心于诗的创作了。

我曾经在《海光文艺》月刊二月号（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在香港出版）里读到一篇丁秀所写的《文坛感旧录》，其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着：“和徐玉诺一样，成为诗坛倏起倏落的陨星的，有我们的英文教师刘延陵先生。刘师，江苏南通人；据说，年轻时，翩翩风度。他在上

海复旦大学毕业后，便到杭州一师来教书。他的新诗，和朱自清师齐名。也不知什么时候，他收起了诗笔，从文坛退出了。其后，一直没听得他的音讯，不知他的境况如何。十多年前，我曾听说刘师在马来西亚某地教书，却也没有确实的消息。”作为刘延陵先生的学生的丁秀，他是在怀念刘延陵先生了，但却不知道刘延陵先生已经在新加坡定居了下来。

一九六三年刘延陵先生曾任新加坡义安学院中文系教授，我曾上过他的“新文艺习作”课，有幸能成为他的学生，而且在拙作《永恒的记忆》散文集（一九六八年四月初版）里为我写序，常听教诲，心中有一份感激。

在《新加坡月刊》里，刘延陵先生曾写了不少新诗，如《新加坡颂诗》、《新加坡礼赞》、《五种诞辰歌词》（儿童的、少年的、青年的、中年的、老人的）、《教师颂》、《春节》、《饯别春节》、《皇家山是人民山》等，那是在一九六七年至六九年之间所写的。后来刘师为了要收集这些诗作，我还把所收存的《新加坡月刊》借了给他，让他剪辑；我想也许他会出一本诗集吧，但至今仍未见出版。

刘延陵先生也曾应星洲东方文化企业有限公司之约而主编一套东方文化丛书：丛书之一是李星可的《政论新集》，丛书之二是苗秀的《文学与生活》，丛书之三

是方北方的《刹那的正午》。可惜这套丛书只出版了这三本，以后也就没有了下文。

刘延陵老师是我所尊敬的文学老师。他待人彬彬有礼，好几次我到他府上拜访，临走时他老人家一定亲自送至门口，弄得我真不敢当。有一年中秋节前夕，我特地送一盒月饼想孝敬他老人家；谁知在中秋节的黄昏，他老人家却亲自回敬了我一盒月饼，还老远从路口步行至我所住的香园来，真令我感动万分。

以后的中秋节我再也不敢为他送礼了，然而，每年中秋时节我常要想起了这件事，也想起了刘延陵老师。

《南洋商报·商余》

1972年2月28日

钟祺的逝世

我之所以会认识钟祺，那是因为我曾和他同学的缘故。一九六三年新加坡义安学院创办了夜间班。我在教学之余为了深造，进入了义安学院中文系夜间班：白天我教育着孩子，晚间我教育了自己。那时钟祺是在义安学院的教务处工作，也进了中文系夜间班上课，终于我们成了知交。

钟祺爱写诗，那时期我也常写诗，见面时便常常谈起写诗的事来了。他常爱把写好了的诗让我先读为快，偶尔也问问我的意见，只是我总无法给他提供一些意见。当时钟祺写了不少有关诗歌的评论，后来都收集在《谈谈诗歌创作》一书里，一九六六年四月由上海书局印行。他也鼓励我写些诗评，我后来常写的《新诗杂话》，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新诗月报》上陆续发表的。

一九六五年义安学院中文学会出版了《文艺生活》，主编便是钟祺，一共出版了三期便告停刊了。钟祺的古文学造诣很深，尤其对于中古诗歌的评论，更有他的见

地。他有一本《中古诗论丛》（一九六五年七月由香港上海书局印行），便是在这种半工读的情况下写成的。

锺祺原名锺应祺。他一共出版了三本诗集：第一本是《自然的颂歌》（一九五六年），第二本是《土地的话》（一九五九年），第三本是《英雄赞》（一九六八年）。锺祺也写小说、散文和剧本，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艺工作者。他有一本《鼓舞》（一九六〇年），是小说与散文的合集，由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印行，而《黎明之前》（一九六九年）是一本五幕剧，被列为新社文艺丛书之四，由新社出版，这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锺祺读书与写作是十分勤恳的。他的身体一向不太好，却常常熬夜读书或写作。有一个时期肺部不大好，后来却酿成了心脏衰弱，也许是因为如此方致使他早逝，这可真是文坛的一大损失。

一九七〇年初，锺祺参与《战后马华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负责编选戏剧一集。当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编选告一段落，正待写《导言》时，他便病逝于欧南律中央医院病房，时为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享年三十有九。

那天，我还跟周燦、苗芒、夏隐在编写小学第二语文（华语）的语文活动作业簿，在新大教育学院的工作

室里听到了锺祺逝世的噩耗，我起初真不敢相信，因为一周前我们几个人还到他府上去探了病，当时他还好好地在家静养呢！谁知那一次的见面，却成了永诀。消息传来的当天晚上，我们都赶到丧家吊丧，痛失文友知交，大家心头都有一块石头重压着，重压着，伤心极了。

第二天中午，大家再赶到中央医院殓尸房见锺祺的最后一面，当时，晴天一声霹雳，竟下起骤雨来了，老天爷似乎也为这件事落泪了。几天后我曾收到巫汉明的信，他说锺祺出殡那天，他是去得太迟了，当他赶到火葬场的时候，锺祺已经火化了。

《岛屿季刊》第二期

1972年12月

泡蒂的早逝

泡蒂的早逝，是六十年代星马文坛一个大损失。他是不幸患了鼻癌，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日凌晨四时许病逝于新加坡欧南路中央医院，享年三十有二。

烈浦曾在第十九期的《新加坡青年》（一九七六年六月号）发表了《泡蒂的一封信》。编者按说：“一个良好的文艺工作者的精神素质是不容易培养起来的。我们希望热爱文艺写作的青年，能从泡蒂这封《遗书》中看到好的一面。”这封遗书，是泡蒂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间写给烈浦的。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泡蒂对朋友的关怀，也可以窥见他当时所持有的人生观以及对于写作的态度。

莫河也曾写了一篇《文坛上一位好人的死——悼念泡蒂》，发表在第六期的《新加坡青年》（一九七四年三月号），文中除了表示了一份深切的怀念之外，也透露了当时有某一部分人对他的排挤，对他的中伤，而他并不因此而退缩，并不因此而倒了下来。莫河还说：“他

是无辜的，也是清白的，人们对于他的中伤，除了对他怀有极大的误解与敌意外，我想是妒忌他那文艺创作的才华。”果真是如此的话，这社会也太光怪陆离了。

泡蒂曾经和烈浦、莫河等人组织了和平文化出版社。曾经出版了丛书如：《长堤工地上》、《出走》等，内容包括了韦晕、沙风、姜凌、忧草、黎航、端木虹、心秀、郭北、亮刃、烈浦、莫河、泡蒂诸家的作品。在新加坡，烈浦和莫河是泡蒂的知交，他们之间的友谊是深挚的。请看莫河在悼文中如此写道：“每逢清明时节，烈浦兄都风雨不改地在你的坟前焚香祈祷。”而莫河自己呢？他说：“每当风雨之夜，每当午夜梦回，我在朦朦胧胧之间，又再次地回想起了泡蒂兄，眼泪不觉夺眶而出。”泡蒂在生前能获得烈浦与莫河这两位好友，也应安心瞑目在九泉之下了。

我无幸错过了认识泡蒂的机缘。记得大概是在一九六五年间吧？锺祺兄主编《文艺生活》（义安学院中文学会出版）时，泡蒂也有写稿。在创刊号里泡蒂写了一篇小说《车厢里的传奇》。我当时曾以王朱为笔名，写了一篇《〈文艺生活〉读后》，发表在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六五·六·十八）。对于泡蒂的这篇小说，我曾如此评介：“泡蒂的《车厢里的传奇》，有他一贯刻划小人物小事件小动作的作风，写来不着一点痕迹，读

时就好象自己是坐在车厢里所看到的一幕活剧。这篇小说题材现实，如耳闻目见。”有一次，锺祺兄约好泡蒂在小坡某处见面，刚好‘隆帮’了我的车，顺便提及了，而且问我要不要也去见一见泡蒂？我当时又刚巧有事，只好说：“来日方长，下次再见他吧！”谁知仅此一次错过，三年后泡蒂竟与世长辞了。

在《文艺生活》的第二期里，泡蒂以‘停云’为笔名，写了一篇读书偶感《猫与狗》，很可一读的。泡蒂原名黄如石，一九四〇年生，一九六八年逝，卜葬于碧山亭之原。他原籍广东台山，早年毕业于南大中文系，名排第五。其他常用笔名有：方放、李朵等。他生前只出版一本小说集《第三个希望》，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列为海天丛书的一种；死后才出版了《火的得意》诗集（一九六九年），由五月出版社出版。后来他的遗孀易如女士在一九七一年二月为他出版了遗作《搁浅》小说集，内收《卖报声中》、《虚构的故事》、《润滑油》、《浅浅的涟漪》及《搁浅》五篇小说。

请看泡蒂的太太易如在《火的得意》诗集里所写的《序》吧！

“一路来，他不断地苛求自己，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写自己的感受。他热爱生活，从没有间断地

创作。在写了一首诗、一篇小说、一篇散文之后，他就严格地细心地斟酌、修删，认真而默默地工作着。”

“十余年了，在这些日子里，有谁比我更了解他？他秉性纯良，不曾有意伤害过任何人，而他的忠厚，使他原谅那些对不起他的人。”

“给我健康几年都不可以！”这句话，从泡蒂的口里说出来，是多么的沉痛呵！

《星洲日报·星云》

1976年7月21日